

# 陕北民间音乐调研报告

□崔玲玲

2021年4月16~20日,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社会宣传推广活动——“陕北民歌”与“内蒙古西部二人台”民间传习状况调研(陕北段),在陕西省榆林多县市展开。

## 一、调研基本情况:

调研时间:2021年4月16~20日  
调研地点:榆林市榆林区、横山区、绥德县、佳县四地的博物馆、文化馆、非遗保护中心、村秧歌队等。

调研音乐品种:榆林小曲、陕北说书、陕北秧歌、绥德唢呐、陕北民歌、红色歌曲、陕北民间乐器、民间歌曲集等。

调研对象人员:民间艺人、村民、文化馆艺人、当地专家学者。

调研方式:民间艺人表演、民间艺人个人访谈、民间艺人专家学者座谈等。

参加人员:中国民协有关领导、大系出版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及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陕西省及所涉市区县民间文艺工作者、大系出版工程“歌谣”专家组成员、陕西歌谣编委会、当地民歌专家、中国文联出版社编辑等。

## 二、调研过程与内容:

4月17日,我们参观了榆林民歌博物馆、榆林民俗博物馆,晚上参观了榆林文化馆、榆林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还在此听了榆林小曲和陕北说书。

榆林小曲《张生戏莺莺》曲风清雅细腻。当天的伴奏乐队乐器包括:古筝、扬琴、二胡、三弦、小碟5件乐器。据古筝伴奏艺人王青老师介绍,早期的伴奏乐器要更多,乐队从简了。当场演出使用的是现代筝,但从博物馆里观看资料知悉,上世纪80年代以前使用十三弦小筝,博物馆也有实物。早期榆林小曲使用小扬琴和木板蒙箱三弦、曲项琵琶等。

18日上午,横山区党岔镇历史博物馆、老腰鼓基地和韩启祥纪念馆,看横山腰鼓和聆听陕北说书、陕北民歌等,并与民间艺人和学者进行访谈。

在韩启祥纪念馆门前,艺人孙占东的即兴说书和陕北说书的经典曲目显得幽默与风趣。现在当地的艺人们都使用蟒皮蒙音箱的三弦,定弦为do\so\l\高音do。艺人们使用杏核为头,绑上红绳为杆的特殊拨子。早期有三种类型的三弦,分别为使用木板蒙音箱、多层草纸糊制音箱、牛皮蒙音箱。其三弦定弦为do\ so\l\ so\l,从中可以看出,早期三弦具有草原音乐文化共鸣弦的特征,这也反映出榆林地区农耕文明与游牧文化的交融特征。

19日中午,我们到达绥德县,去文化馆观看民歌和唢呐演奏。

现场三位老民间歌手的演唱实属精彩,而年轻人的演唱更多的是使用了普通话,其风格也略逊色。之后的座谈会中,当地知名学者提出了尖锐的问题,歌手演唱民歌一定要使用绥德方言才能体现出当地音乐风格。今天演奏的唢呐曲目都是民歌曲目,应该对难度更大的唢呐曲牌的乐器进行学习与训练,不然优秀的唢呐曲牌会渐渐失传。

19日下午,赶往著名的具有黄河九十九道湾称谓的佳县螳螂河叶坪村,位于黄河岸边的这个小村庄,《黄河船夫曲》传遍大江南北,秧歌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现场聆听了80岁老人郭来香演唱的多首当地民歌《招蒜苔》《走太原》等,还聆听了当地唱响全国的《黄河船夫曲》。

20日上午,在佳县去参观了《东方红》的词作者李有源的故居。李有源的侄子、今年已经95岁的李增成老人演唱了《东方红》。之后,去当地的白云观考察了白云观道教音乐的乐队演出与使用情况。

## 三、调研总结与思考:

此次调查走访,收获颇丰,感触良多,对陕北地区的民间音乐文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与体会。随着调查的深入,笔者对一些当地文化现象中的民间音乐保存、传承、传播等有关关注与思考,对于部分文化现象思考总结如下。

首先,考察过程中对民间音乐演唱演奏的思考:

### 1.民歌演唱方式的变化

随着城市的发展,陕北的自然生活环境有了一定的改变,在偏远地区还依然保留着古老的生活方式与自然生态环境,从所采访的民间艺人来看,包括了来自乡村的民间艺人和来自于城市的民间艺人(文化馆和非遗中心等)。听演唱可以感受到,他们形成了不同的演唱模式状态:来自乡村的民间艺人们有着精彩的语言,保留着淳朴的演唱风格,在城市里的艺人们由于常年在舞台上表演的多,则表现出很多表演的痕迹。

### 2.民歌方言的使用

由于整体周边环境的影响,现在城市的年轻人讲普通话的越来越多。此次采访与聆听的过程中,部分城市年轻歌手使用普通话演唱,这对使用方言演唱的本土民歌的传承与保护会带来一定的困难,也会使本土民歌的特征与风格渐渐消失。

### 3.演唱民歌的曲目

从此次走访的民间艺人们演唱的民歌曲目上看,来自乡村的艺人们带来了更多之前较少听到的民歌,而城市的艺人们演唱的曲目相对集中,这样对陕北民歌的传播会产生影响,建议增加新的演唱曲目数量。

### 4.艺人们的坚守

此次见到了非常多且优秀的民间艺人,如王勇、孙占东等等,这些一代代的艺人们爱本土的音乐,这份爱是他们坚守的动力,才会使这片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文化源源不断地涌现,滋润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其次,对所调查的市、县、村三级政府对当地文化保护的思考:

1.这次调研所到的市、县、村等的博物馆、文化馆、非遗中心,对本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都非常有特色,所到地方也看到了众多的优秀的民间传承人。

2.榆林非遗中心每晚都在文化馆的小剧场,有面向全市公众的免费演出,这为城市里传承传播本土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3.各级政府文化部门建立的各级博物馆、文化馆、纪念馆,收集了当地非常丰富的历史文献与实物资料,其中包括:各个时期出版的歌本、研究专著、乐器收藏、历代艺人名录和走出去的本土音乐家等。我们从这些文物的线索可以进行再研究。印象深刻的是横山区文化馆的收藏室,收藏的文物包括各时期当地艺人使用的乐器,各时期出版的民歌集及唱片。

4.我们在前往乡村一级的民间音乐考察中,看到了村民与艺人们保留着大量的本土音乐文化,可以说,陕北音乐文化的土壤依然肥沃丰厚。

最后,此次考察后,笔者想继续深入进行研究的音乐文化内容的思考:

1.古筝。作为流行于中国多地多民族之间的一件乐器,根据流行的不同地区和不同的民族形成了多种流派,对于这件乐器,从博物馆中看到展示的早期古筝实物与图片,可以看到与今天使用的古筝有着一定的差异,有着形制、使用、制作、演奏等方面的演变。

2.扬琴。今天在当地使用的是现在我国通用的扬琴,但是在榆林民歌博物馆和榆林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看到了早期的小扬琴,且形制还有差异。

3.三弦。今天当地使用的是天津生产,销往全国各地统一的三弦,但从榆林地区使用独特的拨子为突破口,发现了榆林地区三弦的发展与演变,这是一件可以进行追踪调查的乐器,从访谈中得知,三弦早期存在的和音共鸣现象与毗邻蒙古地区的三弦文化可以进一步进行对比研究。

4.琵琶。曲项琵琶在隋唐时代大规模流行,随着朝代更迭和时代的发展,渐渐退出了主流的音乐文化舞台。榆林民间还保留着这一形状的琵琶,还使用在说书的伴奏或独奏中,是可以进行中原文化遗存现象的再研究的重要题目。

5.民歌与艺人研究。榆林地区出现了大量的享誉全国的民歌与优秀的艺人,这种音乐文化的地域性现象可以作为一种专题进行专项研究。

黄土高原与黄河共同孕育了陕北音乐风格的形成,5天的行程让我们所有人感受到了榆林文化的特殊性 with 多样性,为下一步的传承、传播与再研究工作积累了素材,并提供了新的视角。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教授、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歌谣”专家组成员)

# 史蕴浑厚 多元共生

——“陕北民歌”与“内蒙古西部二人台”民间传习状况调研(陕北段)报告 □杨红

2021年4月16日至20日,笔者有幸参加了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社会推广活动——“陕北民歌”与“内蒙古西部二人台”民间传习状况调研(陕北段)活动。此次调研工作深入榆阳区、横山区、绥德县、佳县等地,通过对陕北民歌传唱、陕北说书演绎、民间音乐演奏、民间舞蹈表演等诸多区域特色文化现场观摩、专题深访,陕北民歌文化空间探访,专家学者与民歌手座谈等形式,分析、研究、探讨当下非遗保护与传承的诸多问题。

## 一、中华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混融交汇的陕北民歌音乐底色

陕北在历史上是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聚集地。自秦汉以来,陕北既是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不断融合、发展之地区,也因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叠加渗透而呈现出多元文化格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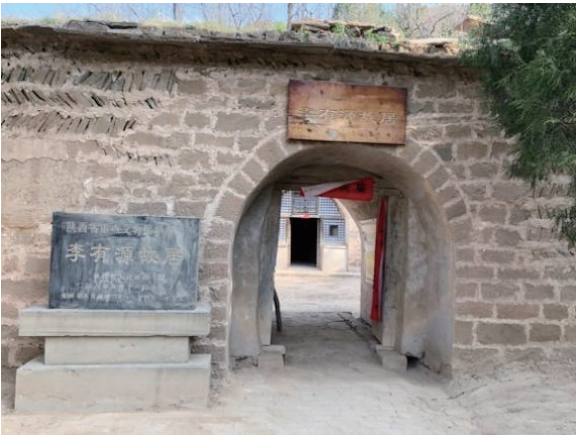
就是在这样的黄土高原上,历史的积淀、秦直道的贯通、南北民族文化的融合,构筑了特有的音乐文化样态。横山地处陕北北部、毛乌素沙漠南缘、内蒙古陕西交界之处,古称塞北边陲。清雍正九年(1731)置县后,县城北扩到长城,东连榆林,西接靖边,南与绥德、米脂、安边三州县犬牙交错。自然地理、历史因素、政治环境等使其成为一块鲜被踏足的神秘土地。然其深厚的历史积淀、多样的文化土壤、相对封闭的人文社会环境中保存着大量的传统音乐习俗,孕育了独特之边塞文化。横山民歌、酒曲、秧歌,这些北方地区汉族民间歌舞的代表性品种,在横山、绥德等地的民间信仰、岁时习俗等文化情境中,以城乡、村镇为表演空间,集中充分地展示了该区域悠久的历史 and 丰富的人文风情。

此次采风所见的榆林小曲,相传清康熙两朝由塞上成边的南方官兵及民间乐人将某些江南小曲带入本地,在流传中又采用榆林方言并不断吸纳陕北民间曲调而逐步形成,距今有三百余年的历史,是明清俗曲在陕北的重要支脉。

横山作为塞北军事要冲、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少数民族的聚集之地。横山酒曲便是古代守边将士饮酒豪唱的古风遗留。迄今为止,唱酒曲更是横山人酒桌上一种不可或缺的特色文化。每逢新婚嫁娶、儿孙满月、岁时节庆或亲朋好友相聚必会设酒宴,俗称摆“酒摊场”,大家围坐在一起边喝边唱、边吃边唱。4月18日在横山非遗小剧场由李光明带领的所有酒曲演唱歌手王勇、鲁秉国、李强春、王海忠、李德堂、曹振鹏等现场进行了酒曲单曲表演、敬酒、猜拳酒曲、集体唱酒曲等诸多环节,展示了这一民歌品种的历史文化民俗底蕴。

## 二、绚丽多彩的陕北民歌及其民间音乐品种

本次调研活动考察的陕北民歌歌种多样,音乐样态十分丰富。其中,民歌品种包括陕北各类民歌及其民间音乐品种,有榆阳民歌、信天游、榆林小曲、横山酒曲、横山老腰鼓、战地民歌、红色民歌、绥德民歌、船工号子、绥德唢呐音乐、佳县伞头秧歌、佳县白云山道教音乐以及陕北说书、传统民歌以及新民歌创作作品等,



李有源故居

中折射出陕北民歌丰富的内涵及其多样表现形式。

2021年6月17日,调研工作在富有特色的黄土高原生态环境中拉开序幕,首先榆阳民歌手演唱了多首榆阳民歌,既有《拉手手亲口口》等传统民歌,也有新创作的当下十分流行的《泪蛋蛋掉在酒杯杯里》等。

当天晚上,在榆阳区非遗馆,自然看到了榆林小曲、陕北说书等表演。其中在榆林小曲馆里,与榆林小曲传承人王青访谈良久,他深情演说着榆林小曲的发展现状,以及南北文化交融后在榆林小曲中的具体特点所在,使得我们身处其中,强烈感受江南音乐与陕北音乐碰撞后的地域色彩。

4月18日,在横山区党岔镇非遗展馆,观看横山民间音乐表演,首先由横山老腰鼓表演开场,然后由李光明演唱战地民歌《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以及新民歌,接下来是横山说书以及酒曲演唱,展开民间酒曲、陕北说书以及腰鼓的交流研讨。大家从横山的酒俗与酒曲的关系、传统的演唱场合以及当下传唱场合的变化等方面发表真知灼见,并认为横山酒曲深厚根植于民间生活,其主要有四个特点:一是曲调多样,有山曲调、民歌调、蛋汉调、信天游和传统酒曲调;二是句式灵活多变;三是即兴编唱;四是多为横山方言,节奏明快、妙趣横生。另外,《横山上下来些游击队》等战地民歌与当地重大革命历史事件深刻关联,其中所体现的革命精神乃至当下的音乐教育所产生的作用和意义,是爱国主义情操和文化素养的进一步提升。

4月19日,前往绥德县文化馆进行陕北民歌、陕北唢呐、陕北秧歌“踢场子”交流研讨,下午前往佳县天下黄河第一村荷叶坪村,参观黄河号子《黄河船夫曲》故乡,进行陕北经典民歌伞头秧歌交流,在现场,亲身体悟音乐与地理生态之间的密切关系与黄河水运历史及其黄河精神深远的影响力。4月20日,则是对佳县的红色歌曲代表《东方红》的全面考察,以及佳县白云山道教音乐的聆听与采访,突出表现了佳县的民间音乐特色。

5天的实地考察,所到之处均能感受到民间乐人以

# 陕北民歌:从男欢女爱到“思想观念”

□狄马

己的志愿也不强,牛羊牲畜齐卖光。”也就是说,导致这个人揽工的原因是“抽烟耍钱”。不能仅仅由于他是一个“揽工汉”,就想当然地认为他的土地一定是被“地主阶级”巧取豪夺的。

由于有这样一个先入为主的“阶级”概念,走西口的人、赶牲灵的人常常被想当然地理解为穷人,理解为“无产阶级”,穷得没婆姨、没房子、没存款,只有几个牲畜相随。

既然把这些人定性为“无产阶级”,那么,赶脚路上、走西口的路上发生的男女之事,自然就被解释为“劳动人民美好的爱情”。实际上,张天恩的《赶牲灵》除了目前传唱的三段,还有最后一段:“你赶你的骡子哟我开我的店,咱们来来往往见上个面。”也就是说,这种“爱情”是没有结果的,如果把以婚姻为目的的爱情看成是“美好的”,来来往来的“爱情”只能算“打游击”。

因此,我们不要先给从事某种职业的人套一个阶级的标签,然后据此解释他们的生活。阶级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由特定的价值观念、道德伦理、经济基础塑造出来的一个个具体的人,不应过分苛求,但也不必有意美化。走西口的路上,长途漫漫,发生几桩浪漫的爱情,都很正常。

第二辑总冠名叫“蓝花花”,收录了叙写男女婚姻爱情的小调18首,内容以“反映封建社会里的妇女的痛苦生活”和她们的反抗为主,以《蓝花花》为代表,深刻揭露了“封建的婚姻制度”对妇女的摧残和压迫。如果说给女子带来不合理婚姻的一种制度,是“封建礼教”,那么,蓝花花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周家的猴老子”同样也是,不能仅仅由于他是地主的儿子就让他死。因为使他成为地主儿子的命运,而不是他自己。

在整本《陕北民歌选》中,蓝花花仍然不是最冷酷的女人。在第三辑《信天游(二)》中出现了“一个野蛮女友”,这个女人编了好多信天游,但她不愿发表她的名字,故而在《陕北民歌选》中只说这些信天游“系延安女子李××所作”,但据有关介绍,这个女子叫李桂芳。李桂芳本是一个贫苦农民的女儿,横山人,她的母亲曾嫁过三次,她最后一个父亲嗜酒好赌,在她两三岁的时候,被他押宝输了出去。到十三四岁时,赢家来娶了她,成了童养媳。后来,她上了政府办的小学,以后又参加了革命宣传队,到十六七岁时,就常常编些信天游来抒发苦闷。她的命运当然令人同情,但她编的信天游不但引不起人的共鸣,反而使人心惊肉跳,浑身发抖:“老麻子开花结疙瘩,改朝换代寻好汉。先死上婆婆后死汉,胳膊上鞋包包再寻汉……”

如果说在《蓝花花》中,蓝花花还只是希望她的男人

及大众对民间音乐的热爱和文化自觉,陕北可谓是一个民间音乐的大宝库。

## 三、多样有效的传承保护生态

坐落在榆阳区的陕北民歌博物馆,是榆阳区加快“陕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提升榆阳文化品牌影响力,展现榆阳文化自信的重大工程项目。博物馆布展设有六个篇章,全面展示了陕北民歌的发展脉络,既有历史根源,又有现代的存活状况及其社会影响。展厅中陕北民歌分类齐全,从各类号子到信天游,具体作品展示,如《有一个媳妇受折磨》《羊肚肚巾巾水上漂》《人人都说咱两个好》《唱上个酸曲解心焦》等众多曲目均设专栏呈现,其中《蓝花花》《脚夫调》等著名作品和民歌手重点作了介绍和展示。为配合参观,现场还有民歌手现场演唱信天游。

当下陕北民歌的宣推情况十分多样和有效,例如建立民歌相关的网站专栏、微信公众号、宣传片、纪录片、专题剧目等多种形式。如横山区连续多年举办了陕北民歌大赛和横山民歌大赛,为进一步抢救、挖掘、保护、传承横山民歌做了不少推广和宣传工作。随着当地理论研究的纵深发展,创作、收集横山民歌400余首,培养出陕西省十大民歌手7名,全区民歌手从业者达到150多名,其中,活跃在央视、省级卫视各大舞台的专业歌手有20余名。2019年,横山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为“中国陕北民歌之乡”。

佳县古称葭州,民间音乐蕴涵丰富。在民间音乐保护发展中,充分发挥本地特有的政治资源《东方红》的独特作用,开展红色旅游,发展经济。建立东方红纪念馆,组织开展东方红文化研究工作,诸类成果多多。

4月20日参观张庄的李有源故居,对《东方红》产生背景及其政治意义和影响有了深刻的理解,90多岁的李有源侄子演唱的《东方红》更是深入人心,看出李氏后人执著于家族红色民歌的传承。而在佳县白云山道观音乐,对宗教音乐当今的传承和存在方式有了较深入的认识和体验。

此次调研活动,对陕北民歌的传承及其现状有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各地政府部门均制定相应的管理保护措施和文化政策,深入挖掘陕北民歌的历史文化内涵,保护陕北民歌的文化生态,对陕北民歌本体及其与当地其他民间艺术形式的关联有了较清晰的认知。各地非遗部门展示的民歌相关保护措施和成果,显示了国家、地方、民间多层次立体化建设,各地都拥有以民歌传承人带头、老中青三结合的民歌手培养激励机制以及当下的可喜现状与成果。

值得肯定的是,随着多媒体及其各类大奖赛举办,陕北民歌资源由传统逐渐转化和利用,出现了较多与时俱进的新民歌创作,彰显了民间艺术类型化特色,同时,经典民歌、红色民歌得以重点保护传承和发扬。

(作者系中国音乐学院教授、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歌谣”专家组成员)

早死,到了李桂芳这里,却充满了这些残忍、狠毒,充满仇恨的句子。唯美主义诗人何其芳大为赞美:“这是一种何等大胆,何等坚决的精神!”随后又解释说:“这些作品之所以有着这样的精神,我想,可能是因为它们产生的时候,陕北许多地区已经经过了土地革命的烈火的洗礼的缘故。”我们甚至可以去猜想,李桂芳如果没有参加革命宣传队,是很难具备这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的。

第五辑“骑白马”中收录了第一首《拖尾巴》的小调,这首民歌通篇用对话体,讲述了一个军属来到部队,要求她的丈夫回家,但丈夫不回去,说“革命要认真哟”。婆姨就诉说了家里困难,诸如炊柴担水无人管,但这个丈夫无情地拒绝了她的请求,婆姨一看丈夫的态度,很生气,说你再不回家,我就要离婚。丈夫一听,就软下来了,说“家里困难,政府来讨论哟。”这时,婆姨亮出了底牌:“到夜晚想睡,向谁来讨论哟?”这对一个已婚女人来说,本来是再正常不过的要求;但丈夫摇身一变,大声呼喊说:“同志们都来看哟,老婆子不要脸哟!这就是破坏,咱苏区老红军哟!”

一个女人不想“守活寡”,要求丈夫满足自己最基本的生理欲求,怎么就成了“不要脸”?因为在家庭、个人之上有一个更宏大的存在。这首民歌就在“我也是不管你哟,我也是不说不你哟”,“打走日本龟子孙,回家团圆正”中结束。

即使在火红的革命年代,最能打动人的民歌也不是那些简单的、完全不顾人伦的宣泄,而是那些写出了人的复杂性、人的犹豫、彷徨、进退失据而又不得不选择的两难处境的曲子。有一首信天游,写一个当兵的哥哥要换防训练,妹子执意要跟他回去。这可难坏了哥哥:

你说你难谁不难?/上级调我往训练。/生地洋芋结五颗,/哥哥你训练无奈何。//你往训练不给我说,//早起等到太阳落。//哥哥拉马要起身,//妹子撒住马缰绳。//叫一声妹子你丢脱,//上级的命令不由我。//你给哥哥做一双鞋,//哥哥回来看你来。//叫一声妹子你不要哭,//再一回回来我引你走。

这封信天游通过男女对话写出了人的难处,人的感情与现实之间的永恒张力。面对小妹妹的“纠缠”,这位士兵哥哥没有像《拖尾巴》中的“苏区老红军”一样,而是诚恳地说出自己的身不由己,并软语温存劝慰他的妹妹“不要哭”:你先给哥哥把鞋做好,下次回来再陪你一起走。

“不要哭”与“不要脸”虽只有一字之差,但它代表的是两种价值观。从长远看,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他们的生老病死、贪嗔痴慢、爱别离、求不得,形成和支配着整个历史。

(作者系《世界》杂志总编辑)

文艺报  
中国民协  
合办